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鄭天培

春秋說卷十一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莊公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僖公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

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辠辠我
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
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僖三十年九月
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
言於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許之夜縋而出見秦
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
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吾其還也亦去之

莊八年齊魯圍郕而魯為主與僖三十年秦晉圍鄭而晉為主其事同郕降于齊齊背魯而獨納郕與鄭服于秦秦背晉而獨戍鄭其事又同魯慶父請伐齊與晉子犯請擊秦二君皆曰不可其事亦同一書及一不書及書及者避不辭若云師齊師則不辭故加及一稱人一稱師皆君也雖若不同而實同降猶下也郕既下齊徹圍以退不戰而還故經書師還則秦晉圍鄭鄭既下秦函陵氾南之

師亦皆去之而經不書者內詳而外畧也君子以是善魯莊公亦必以是善晉文公可知矣善之則曷為稱人人秦伯不得不人晉侯也傳明言晉侯秦伯杜預乃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預之妄若此春秋之例微者稱人曷為人秦伯貶秦晉同圍鄭曷為獨貶秦伯秦晉舅甥之國晉文之霸秦實有功焉自此秦貳于晉私與鄭盟而又戍之君子謂秦喪師于殽實由於戍鄭遂變婚媾為寇讐故稱人以貶之晉文不從子犯之請而深念夫人之力且以為因人之力而

敝之為不仁則所以報秦德者不可謂不厚矣故我以為春秋善晉文公猶善魯莊公者以此郕同姓也而魯與齊伐之何善乎魯莊鄭與晉郕與魯皆兄弟也徹圍以退一去一還不亦善乎說者謂郕降於齊者郕為附庸於齊也郕無史說者何所據而知郕為附庸於齊哉葢以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謂失地之君春秋亡國不復再見郕降之後七十三年而郕再見於經則郕國猶存未嘗失地亦不知滅在何年後人徒據公羊之說

遂謂郕爲附庸於齊故經仍書郕伯爲此說者葢見莊三十年齊人降鄣公穀二傳皆謂鄣乃紀之遺邑杜預以爲附庸由是遂謂降者降之爲附庸也春秋或書遷或書降或遷之或自遷或降之或自降而書法不同齊人降鄣猶宋人遷宿郕降于齊師猶邢遷于夷儀一遷之一自遷明邢存而宿滅一降之一自降明鄣滅而郕存學者合而觀之則惟左傳紀事爲可信凡史無文左氏皆無傳葢無徵不信故不敢以異說亂經或以爲左

氏紀事誕妄不足信始自趙匡南北宋諸儒從而和之於是學者胸馳臆斷異說並興左傳雖存而實廢矣吾恐左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獨抱遺經力排異說非吾徒之責而誰責歟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成公

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左傳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兩唯字必有一誤前唯字當作雖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叛君從楚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昭公

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鄆潰左氏無傳孔疏云公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常居鄆是時公如晉而鄆潰季氏使之然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莊公

十有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左氏無傳文三年孔疏云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襄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策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見於傳不書於策蓋例之潰逃在衆為潰在君為逃高厚不書者猶鄭詹見執於齊自齊逃來此為逸囚乃民逃非君逃也高厚雖有師衆止同逸囚之限不入逃例鄭詹獨書者逃來故書而賈氏復申以入逃例亦不安也麇子不告故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左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未聞其佞何氏乃云魯受之信其計策盖皆臆説或得之緯書

穀梁傳鄭詹鄭之佞人也逃義曰逃

僖公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五年夏會於首止會王太子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

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鄭伯會而不盟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盍不以寡犯衆也公羊謂實不逃而言逃臆說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襄公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

侯逃歸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經書十月圍陳十二月諸侯會于鄬而不言救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衆散曰潰背衆曰逃潰者介衆也逃者一夫而已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春秋諸侯與大夫同書逃者言雖有師

旅無異一夫賤之也襄十六年湨梁之會高厚逃歸曷為不書說者謂鄭詹被執自齊逃來是為逸囚高厚雖非被執實懼晉執之而先逃當入逸囚之例鄭詹逃來故書高厚逃歸故不書以為不足書也且湨梁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乃晉失諸侯之本始於雞澤甚於湨梁春秋謹而書之者豈非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哉高厚一夫之賤何足為重輕而亦書於筴乎或謂大夫奔逃執放並書曷為獨高厚不書春秋大夫之逃非徒

高厚也宣二年大棘之戰華元逃歸十七年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春秋皆不書則高厚不書又何疑齊欲叛晉先釋憾於魯故高厚歌詩有異志由是大夫盟而曰同討不庭正爲十八年諸侯同圍齊張本趙匡直斥其妄以爲左傳不足憑異哉鄭伯陳侯皆逃歸也曷爲鄭伯獨書不盟鄭伯獨書不盟者以後之乞盟而書前之不盟者何心後之乞盟者又何心易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既會而不盟不盟而復乞鄭伯之志亂矣故春秋溥

責陳侯而厚責鄭伯昌為薄責陳侯陳鄭於楚楚之屬國乆已背晉而向楚且陳之叛楚由子辛楚殺子辛而立子囊遂改行而疾討陳陳有朝夕之急能無往乎則鄬會之逃陳侯其何誅焉春秋事同而文異者必有微旨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察國曰潰邑曰叛春秋書國潰者三僖四年蔡以侵而潰文三年成九年沈與莒皆以伐而潰獨昭二十九年鄆潰非伐非侵且非國也昌為亦曰潰左氏無傳莫知其潰之由或以為季氏使之

然或以為昭公使之然以為季氏使之然者齊侯取鄆以居公實齊侯圍而取之則其潰而散也亦必季氏侵而潰之以為昭公使之然者穀梁之說亦所以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則其潰而散也實昭公有以自取之非獨意如之辠獨公羊以為君存故言潰僖二年下陽言滅虢公在焉昭二十九年鄆言潰昭公在焉故曰君存是時公如晉曷為亦曰君存公之居于鄆也盖四年矣其如晉也必有從其去鄆也必有守則亦猶之

君存焉爾公雖無道惡不及民民之潰也必有潰之者非意如而誰魯春秋無文故左氏無傳明魯之史官為意如諱也君子特書鄆潰蓋春秋之微辭歟或曰春秋一書梁亡一書鄆潰梁亡者梁自亡也鄆潰者鄆自潰也昭公惡得無辠哉然梁亡而秦遂取梁鄆潰而季氏取鄆則仍意如之辠也季氏取鄆曷為不言鄆叛叛者下叛上也其辠在下潰者民逃其民何辠乎然則所以辠季氏而病昭公也夫何以知季氏取鄆秦遂取梁見於傳季氏取

鄆傳無文春秋五書公居于鄆鄆潰之後不復言鄆皆書公在乾侯以是知季氏取鄆也不言叛而言潰我故曰春秋之微辭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左傳十二月衆父衆音終益師字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孔疏云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癸巳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

子叔詣卒時公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卒於外而亦書日者實公不得與斂非不欲臨喪故亦書日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敖出奔於外而亦書日者以其子惠叔毀請於朝敦公族之親崇仁孝之教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其翬柔溺等皆卿死不卒者豈皆不以卿禮終者歟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注云所見者謂昭定哀大夫卒有辠無辠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大夫卒無辠者日有辠者不日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大夫卒皆不日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云何休謂益師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鄭君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孔疏云喪記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明卿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弔喪問疾人道之常例皆不書

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冬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孔疏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至胡公始姓嬀胙之土而命之氏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同也姓者生百世不改族者屬各自立氏傳稱子晳氏華臣氏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

禮記謂之庶姓者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蓋為卿乃賜族魯挾鄭宛及魯之翬柔溺皆未賜族故單稱名若夫士會之帑留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者為王孫氏知果自別其族為輔氏皆身自為之非君賜也諸侯以字為謚讀斷杜預誤讀當依康成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公子展之孫遂以展為謚因以為族否則請謚與族曷為但賜族而不賜氏也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或說曰故貶之也

九年三月俠卒左傳作挾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漢有所忠蓋俠之後廉信謂所非氏失之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莊公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

莊公病將死以病名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庸猶傭傭無節目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歟曰然季氏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

凡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僖公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羊作慈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公孫茲者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有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穆伯之從巳氏也八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巳氏焉魯人立文伯傳所謂穀也食子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請

立難也傳所謂難也收子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公子牙之孫莊叔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此問非貶說見後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

無舉於子則無年

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左傳冬公弟叔肹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

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

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

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戰國衛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仲嬰齊

者仲遂之子皆子以父字為氏也豈必至孫而後以王父字為氏哉公羊創為以孫稱祖及以兄為父之論大亂人倫不可以不辨

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

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

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

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於是遣歸父之家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反命乎介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是時魯之為政者季孫行父也非臧孫許宣言於朝者亦行父也非諸大夫公羊未得其實故删去之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嬰齊之子

叔老叔老之子叔弓

左傳十七年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聲伯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卒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据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案左傳公會諸侯伐鄭次於督揚不敢過鄭是時子叔聲伯從公未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案左

傳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之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　公許之反為大夫　案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貍脤而占之且曰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經書十一月公至自代鄭嬰齊卒在十月　其地未踰竟也

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孔疏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

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十有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叔老字齊子

二十有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孟莊子疾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立悼子紇而廢公鉏彌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此立於戶側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不云坐而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季孫至

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

遂立羯秩奔邾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已亥仲孫羯卒

左傳秋九月已亥孟孝伯卒

昭公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伯去叔孫氏避僑如之難及庚宗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僑如魯人名之不告而歸宣伯奔齊在成十六年明穆伯去叔孫氏在其前也豈宣伯通於穆姜豹知其將為亂而先避去歟案成十六年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次於鄭西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是時宣伯猶在魯也及冬十月宣伯奔齊而豹先在齊久矣豹先在齊子叔聲伯何由使豹請逆於晉師哉十六年秋伐鄭傳稱諸侯經書齊國佐明豹從國佐在師故聲伯得使之豹雖去魯非背叛之臣不忘宗國為魯請逆義也合成十六年昭四年傳觀之則先儒服氏之說信矣魯人名豹必在成十六年冬杜預之說妄甚後之學者詳焉

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殺孟丙而逐仲壬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秋八月衛襄公卒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同如異終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何

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公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愼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

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

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

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大夫祭日賓尸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二十有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哭日食有傳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穆伯弓之子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二十有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婼公羊作舍

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詣叔輒之子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辠也詣二傳作倪

定公

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叔孫婼之子叔孫成子

左傳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於房陽

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平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公山不狃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大夫卒先君之子稱公子時君之弟稱公弟公子公弟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稱氏如臧孫季孫叔孫仲孫

皆其氏臧孫出自孝三孫出自桓其餘稱叔仲不稱孫
以別於三桓之後也又有同名而異氏者公弟叔肸之
子公孫嬰齊公子仲遂之子仲嬰齊肸出自文遂出自
莊兩嬰齊皆公孫也故異其文以別之說者遂謂仲嬰
齊為其兄歸父後歸父奔齊無後於魯故以仲嬰齊後
之以弟後兄亂人倫之序且父字仲其子遂以仲為氏
不必其孫始以王父字為氏也故衛有南文子者子南
之子猶魯有仲嬰齊者仲遂之子此非皆子以父字為

氏者歟君賜之族則稱氏公子遂生而賜族故卒稱仲遂公子友生而賜族故卒稱季友說者謂稱季友者賢之稱仲遂者疏之季氏而友名何賢之有襄仲之卒也既稱公子於前復稱仲遂於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也乃謂一賢之一疏之不亦異乎仲遂不卒者也曷爲書卒遂乃貴戚之卿且宣之於遂也其恩厚矣何疏之有古者大夫聘問必以遭喪之禮行故聘使既入竟而卒則有以尸將命之禮仲遂如齊有疾而復

非禮也故書復以示貶禮卿卒不繹有事於太廟仲遂卒而繹亦非禮也故書繹以示譏一譏一貶特假仲遂之卒以垂訓後人焉又安得不書其卒乎然則曷為獨卒公子遂而不卒公子翬翬於隱之篇兩書翬帥師而不卒公子春秋貶之者疾其專以其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乃於桓之篇獨稱公子以譏桓則弒君之辠歸焉矣惡乎歸歸諸桓或謂翬未弒君而先貶為太早以駁公羊啖助之說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易曰臣弒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春秋辨之早故先貶之於未弑之初且遂之殺惡及視也其事顯故季孫行父叔孫得臣皆得與聞而為之黨翬之弑君也其事隱故惟桓知之餘人莫得聞春秋獨於其事之隱者而先辨之此履霜之戒也孰謂貶之太早哉仲遂之卒以事而書此春秋之所不卒者以事而卒之也如其無事則亦與翬同不卒而已春秋之例夫豈一端此不卒者而以事卒之仍與不卒

者等則卒遂不卒羣又何疑大夫喪當祭必告古禮也

或謂祭尚誠一君當祭大夫喪不以聞祭畢而後聞為

此說者蓋不知古之人重死并不知古君臣股肱心膂

一體之恩情而視其臣如草芥者也當祭聞大夫喪去

樂卒事不獨叔弓涖事為然凡大夫之喪皆然故傳言

涖事而經不書惟書叔弓卒以此春秋大夫出奔不卒

弑君不卒出奔不卒其位絶也弑君不卒其辠大也雖

然例之中猶有義焉出奔不卒而卒公孫敖以其有後

也有後故歸喪歸喪故書卒弑君不卒而卒公子遂以其有事也有事故如齊如齊故書卒單惟一見於桓之篇莫知其死在何年葢安居無事而死於其卿之位恩雖厚禮雖隆君子仍削之而不卒可知矣然則公子慶父有後者也曷為不卒吾所謂有後者謂其有賢子足以葢前人之愆且救之辠不及不祀特以其子之毀而請故追書其卒以加恩魯秉周禮此非禮之存於策者哉共仲之辠尤大於公子牙故春秋卒牙而不卒慶父

是時季友秉國皆為之立後非禮也

隱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大衍歷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日食杜預造長歷推此己巳乃二月朔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日食必在朔在前在後日

官失之公羊之說甚明

蓋傳自仲尼之徒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日官不能定朔故日食在晦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壤皆音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孔疏云日食者月掩之也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惟三十七食而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案漢書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自有頻食之法也

桓公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大衍歷七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朔

日食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云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長歷推是年十月庚午朔日食大衍歷十月庚子大十一月庚午小朔日食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

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莊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長歷推是年三月癸未朔不入食限大衍歷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日食沈存中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

曰王者朝日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衍

曆閏六月辛未大日食

左傳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預以長歷推是年實七月辛未朔一行以大衍歷推辛未乃閏六月朔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然則鼓于社者天子之禮而魯用之失等威之道矣

公羊傳曰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

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衍歷十月庚午大日食長歷是年閏二月

僖公

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大衍歷三月辛未小五月庚午

小日食長歷推是年閏二月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長歷五月壬子朔不入食限大衍歷四月癸丑

大日食五月癸未小

文公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大衍歷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日食長歷閏三月

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孔疏漢書律歷志文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

後令三月即置閏太在前杜預謂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月閏正月則閏當在僖末年而於今年置閏太在後大衍歷是年閏十二月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公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長歴七月乙未朔甲子乃三十日皆不入食限大衍歴閏五月丁酉小七月甲子朔日食程公說曰長歴自僖十二年至文元年五年一閏者二四年一閏者三失三閏焉又自文十六年至宣十年四年一閏者又三失一閏焉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長歴四月丙辰朔是年又閏五月大衍歴四月

丙辰大
日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長歷六月癸卯朔大衍歷五月乙亥朔日食六月甲辰大

成公

十有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經十一月壬申聲伯卒范氏曰據十二月丁巳朔十一月無壬申長歷壬申在十月五日是年閏十二月傳閏月乙卯晦大衍歷閏六月庚寅非也一年安得兩閏乎又云丁巳朔在十一月

襄公

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歷七月丁巳朔日食大衍歷同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大衍歷閏二月甲申小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在黃道角四度弱非食限長歷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在黄道星二度弱非日限長歷是年閏三月孔疏謂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而無頻月食法案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日頻食與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同則是漢初三十年中日頻食者再後此未聞當考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長歷十一月乙亥朔日食大衍歷同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再失閏矣

昭公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有傳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五月丁巳大朔日食長歷是年閏九月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五月丙午朔大日食黄道婁四度閏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非食限甲戌九月朔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康成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日食王親伐鼓也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書云乃季秋月朔此云正月朔與書違者一夏禮一周禮也然周禮日月並救傳亦云非

此月朔之謂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月之眚不鼓而無獨正月救日之文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七月丙子小閏十月甲戌大十二月癸酉大朔日食黄道箕四度半彊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劉炫云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為災然則此乃寓言非實事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歷十一月小甲戌朔傳十一月乙酉是月之十二日己丑十六日十二月大癸卯朔卯誤為酉古文卯酉作丣丣最易誤不獨此也傳十二月庚戌是月之八日閏月癸酉朔傳辛丑乃閏月之二十九日明矣大衍歷閏十月甲戌大非也一年安得兩閏哉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

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弗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
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
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
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
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張逸問云占夢注引左傳趙簡子占夢此以日月星辰占

夢者不知何術占之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為主人故知為主人金侵火故不勝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知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不勝即復也問曰何知此有厭對之義乎荅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十月有丁巳為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也服氏注云是年歲

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為吳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楚衰則吳得志楚走去其國故吳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不克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為亡臣是歲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愚謂厭對者對為衝厭為破也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大衍歷閏七月戊戌小九月丁酉小十月丙寅大日食長歷是年閏十一月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僕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葢日月食王親鼓太僕佐擊其餘面左傳亦云非日月之眚不鼓然則日月食則去樂以自貶獨擊鼓以救之而庭氏又有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非徒鼓也且以弓矢射之矣說者謂救日擊雷鼓救月擊靈鼓救日射枉矢救月射桓矢日食者揜於月月食者蔽於闇虛皆羣陰

迷亂之象故以鼓及弓矢攻之者攻羣陰也說者謂月食陽勝陰失之闇虛者地影也月在上日在下地在其中謂之三圓月行入地影中則食眂祲十煇五曰闇闇者陽明陰闇羣陰蒙蔽故日月無光孰謂陽勝陰哉康成謂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歟盖疑之也鼓者作陽氣而云射太陽悖矣射者所以散羣陰亦非射太陰也後之學者詳焉周禮日月並救春秋獨書日食而月食不書何也春秋志非常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月食常事不書日食非常乃書且大祝六祈有攻有說攻者鳴鼓說者責之以辭董仲舒救日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此之謂說攻謂皆用幣不用牲若月食則徒有攻而無說葢以其常故無說此春秋所以不志月食也日食必在朔猶月食必在望故春秋日食必書朔其有不書朔與日者由日官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史闕文君子削之曷為削之日月交會謂之朔既非交會日焉得食故削之

測日食者先推食限食限在兩交曰中交曰正交謂黄白二道相交之度亦曰交行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矣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唐宋以上歷法皆踈或不能定朔故日食恒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者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故日月有平朔有實朔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新法推月食頗簡易而推日食尤委曲煩難其畧則以食限求實食既得實食亦可以

已矣曷為又求視食日月在天而人在地假令日出於地之東而人在西則東為日之朝而西猶夜也此以東西之極而言故日食在東則日下之人皆見其食而在西猶夜何由見之且見其食者皆日下之人苟非正在其下者從旁視之則見日之光猶夫故也安得見其食哉地有南北東西人不皆在地中而皆在地面假令日行適當地中而食人或在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故有實食有視食

實食者日月在天交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之行度也古歴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最高者恒星最卑者月故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新法謂之大陽天大陰天古歴以恒星最高遂以恒星為天體而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宗動者言七政之所同宗而運動是為九天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歴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

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七政皆然高下旣殊又焉能相觸乎日有食之曷為謂之旣旣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故曰旣非盡也其求之或用表二百恒年表或用算皆有法詳見交食舉隅猶舉其畧有如此者孔氏頴達曰日月食可推而得則是數自當然而以為變異者所以鑒戒人君也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而好

言災異者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遭故聖人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神道設教之深情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自懼焉爾其說近是然以為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疑若信則非也魯論鄉黨紀仲尼之行而曰迅雷風烈必變夫以雷風之恒猶以迅烈為之變況日月之食而不為之恪恭震動哉且春秋紀日食非志災也歴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魯歴往往失閏乃於其易者

失之安有於其難者而顧得之歷法亂矣君子修春秋
特書日食以正之若夫梓慎之對史墨之占存而不論
可也

春秋說卷十一

春秋說卷十二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隱公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吳志王朗遺孫策書曰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

左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傳輸平者何渝二傳作輸俱訓為墮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

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狐壤之戰據左傳在春秋前時公為公子公羊謂即在是年傳聞之誤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

宋申舟及宋宋人殺之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何注据上楚鄭平不書非也宋殺楚使而

楚圍之兩釋其憾故曰平鄭之於楚時叛時服而已安得言平大其平乎已也猶曰平乎下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注堙距堙土城具愚案堙謂羅闉也晉語注云張羅闉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彌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闉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戹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戹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則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司馬子反曰君請處於此

臣請歸莊王曰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董仲舒曰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而春秋大之何哉為其有慘怛之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其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本乎仁合文質而成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而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乎讓者也說春秋者無以常而

疑變則其義可知矣

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時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昭公

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賈逵何休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是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大國無為求與魯平又七年傳稱齊燕平之月知此燕與齊平也

左傳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士匄

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文伯名一作王正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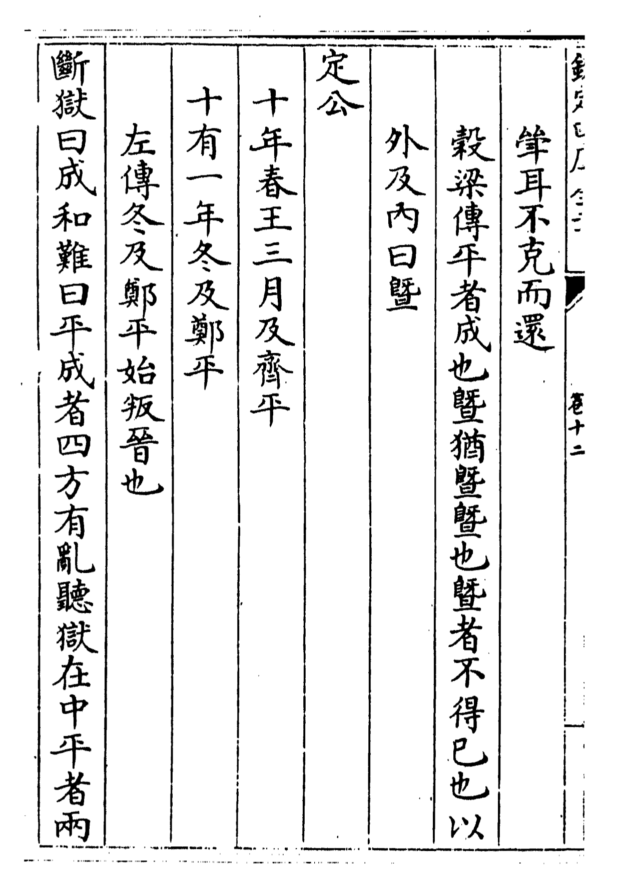
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

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

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辠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請以謝辠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

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罋玉櫝



筆耳不克而還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内曰暨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有一年冬及鄭平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斷獄曰成和難曰平成者四方有亂聽獄在中平者兩

國交爭各懲其忿故斷獄之成訝士掌之和難之平則調人之職也春秋一書成六書平成者成其亂平者平其憾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三傳皆訓平為成以此成亂之義既聞之矣曷為謂之渝平易豫之上六曰成有渝无咎成猶平也則渝平猶渝成矣上應三三有悔上有咎兩國交爭之象也三悔不遲上咎不長變而更成兩無咎悔故春秋善之左傳以為更成是也二傳渝作輸訓為墮謂之敗成誤矣或訓輸為納尤不辭既稱來安得敗

其成哉葢嘗合春秋之始終而論之鄭來渝平為春秋之始我及鄭平為春秋之終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魯及鄭平在定十一年昌為謂之終我所謂終者晉霸之終也春秋以桓文二霸為始終而鄭在滎陽成皐間為中原之要領天下之所必爭故鄭從楚則楚興鄭從晉則晉霸齊晉與楚爭鄭百有八十餘年至是吳强而楚弱晉失其霸鄭先叛晉而魯亦從之二國平而天下諸侯皆散矣故我以魯鄭前後兩平為春秋之始終焉葢

當桓文二霸之盛春秋不書平二霸盛而諸侯皆合又焉用平春秋之書平也志諸侯之散也是故晉霸始衰而宋及楚平晉霸益衰而燕暨齊平晉失其霸而魯及齊平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平獨宣四年平莒及郯區區小國本無關於天下之故曷為而亦書平哉是時楚氛雖熾晉霸未衰故以齊之強大不能平莒郯兩小國則諸侯從晉而不肯從齊也亦明矣春秋特書公及齊侯者見晉主夏盟而齊實無能為也其後楚人

圍宋而晉不敢救故晉霸始衰於宋楚平之年齊請伐燕而晉侯許之故晉霸益衰於燕齊平之歲及魯與齊平於前復與鄭平於後三國合為一黨遂同叛晉而晉霸於是乎終矣平莒及邾者公及齊侯也伐莒取向邑為獨歸過於公公之篡立也齊侯之力其平莒及邾也亦假齊侯之力以脅之脅之而不服遂伐之又取向焉皆因人之力而獨歸過於公者是時公事齊甚謹朝齊尤數所以譏公也

桓公

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本主名地從主人地主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

非有即爾器由人造必從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地本天成不繫本主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不為其有昌名為取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

穀梁傳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 三傳皆作寶惟左氏經作俘

左傳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僖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濮水東逕桃城南蓋自洮以南即此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

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也晉侯執曹伯

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宣公

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丘

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

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公娶齊齊繇以為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

齊受之也

成公

二年八月取汶陽田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太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簡毛詩作諫似古通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二年齊大敗於鞌三年齊侯朝晉自是齊服於晉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穀梁既以之為緩辭于為急辭

前後異說

襄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同圍齊之諸侯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祝柯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魯與邾以漷為竟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土地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

有之當坐取邑

穀梁傳軋辭也委曲之辭言取之多其不日惡盟也言盟而執執而取

定公

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讙龜陰汶陽之邑杜預之說是也然謂陽虎九年以此奔齊則非寡傳八年冬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焚萊門而出奔齊未聞以地且虎之叛也入於讙陽關而已鄆與龜陰安得以之而出奔哉孔疏云傳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季氏采地蓋汶水之北皆曰汶陽其地甚廣則鄆讙龜陰乃季氏采地之外別有此汶陽三邑之

田亦曰汶陽田成二年魯以鞌之戰取汶陽田八年仍歸之於齊者即此鄆讙龜陰田也

左傳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茲無還揖對而云孔子使之豈其然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魯不應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

歸衛寶同夫子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哀公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至是歸之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

季姬以歸鄫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鄫故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闡公羊作僤字林作僤

穀梁傳惡内也

春秋行賂曷為或言取或言歸言取者或内取或外取言歸者或外來歸或歸於外内取者郜鼎取之宋惡内也外歸者衛寶歸自齊其惡内外均郜鼎誠取之宋矣

曷為衛寶歸自齊諸侯逆王命而納朔齊為主兵而魯從之故納朔之惡齊為首而納朔之賂亦歸自齊齊稱人蓋微者歟非也是齊侯也何以知其是齊侯衛歸寶於齊齊非讓於我實文姜請之文姜請之何以知其來歸者是齊侯文姜淫於齊侯先是一會一享一如齊師恐其子之防閑也特假齊侯强暴之威以脅制其子又恐魯人之不悅也復假衛寶以取悅魯人故齊侯來而以歸寶為名非徒書賂也直書姦而已是故齊桓來獻

戎捷則書爵貴之也齊襄來歸衛寶則書人賤之也或貴或賤而春秋之義著焉趙匡謂齊桓未嘗至魯以為經文之誤如其說則齊人來獻戎捷與齊人來歸衛寶何以別乎且獻捷歸寶皆非齊侯則當從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例而稱使今稱人不稱使則齊人即齊侯又何疑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曹田也晉以曹田與宋則稱畀經書畀宋人傳稱以曹衛之田畀宋人曷為以曹田分魯則稱取畀者晉與之取者魯求之也當晉侯入曹而楚人圍宋是

時子玉猶未去宋宋方告急何暇求田故稱畀言非宋求之晉班曹田於魯而書取濟西田則魯求之明矣不然曷為使臧文仲往且速行而猶恐不及哉說者謂大夫告糴乞師致女皆書文仲求田獨不書左傳未可信此昧於春秋之義者也春秋書外歸者皆來歸書內取者皆往取故經書取濟西田傳稱臧文仲往言取則往者可知故文仲不書去年冬公子遂初聘于晉初聘者前此未通玉帛之使至是而聘禮始行焉說者又謂求

田者非臧文仲乃去年公子遂耳晉霸諸侯魯初聘晉必非求田之使也且是年魯有兩使如晉文仲求田襄仲拜田獨書拜田之使而不書求田明春秋諱之何諱爾禮有拜而無求求非禮故諱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乃魯人往賂之非齊人來求之曷為亦書取宣之篡立實賴齊人辠齊黨惡故書取君子謂齊之辠甚於求矣成二年取汶陽田取之齊也汶陽乃魯國之舊用師於齊使歸諸魯曷為不書歸而書取書取者為後之仍

歸於齊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人之所與晉人能奪之故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季文子立武宮於前季武子作林鍾於後魯君臣不能奮發有為而徒借人之力以昭魯功昌足貴乎是以武宮方立而韓穿已來汶陽之田昔取之齊者今仍歸之於齊矣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濟與漷皆水名言取濟西田濟西未盡也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獨襄十九年晉執邾子魯取邾田而軌其辭

曰取邾田自漷水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盇隨漷水所經之地而盡取之志貪也定十年魯及齊平會於夾谷孔子相齊人遂歸鄆讙龜陰田說者謂齊得辠於魯君故歸田以謝過豈其然乎魯用聖人非齊之利故陽以田謝之實陰以田沮之此沮之之田也何氏謂齊人歸田孔子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盇得其情矣說者謂定十年孔子為魯大司寇至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孔子為政於魯盇五年非也孔子行乎季孫

不過三月不行而後去亦未嘗終三年淹安得五年為政於魯哉然則孔子之去魯也其在歸田之後歟哀八年夏齊取讙及闡冬復歸讙及闡左傳謂取之歸之皆以季姬故公羊謂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七年秋魯伐邾以邾子益來恐齊來討故以此賂齊左傳亦云齊將伐我乃歸邾子遂及齊平則二傳之言合矣左傳獨云以季姬故者猶僖四年齊桓侵蔡以蔡姬故也是時桓德未衰豈為一女子而合七國諸侯之師

以侵蔡哉葢齊桓之侵蔡也適當蔡姬歸蔡蔡人嫁之之時故傳詳言其事而齊悼之取讙及闡也在季姬未歸之前而歸讙及闡也在季姬既歸之後故傳詳言其情然則齊桓侵蔡必非以蔡姬嫁故而齊悼歸讙及闡亦非全以季姬嬖故傳又兩存其實焉凡外取邑皆我賂之故皆從内取辭

隱公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為桓公之母仲子說見元年

傳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

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甍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言君之母氏

莊公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為之主昏比之内女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為録焉爾據王后崩猶不録我主之也魯主之有父母道故卒録之明當有恩禮

穀梁傳為之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此檀弓之説也何

郤公謂主其嫁則有父母之道

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何郤公云禮天子諸侯絶期大夫絶緦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他國者尊與已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適大夫者不書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時紀侯去國故葬稱齊侯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

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薨不言地）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賈逵以文姜為有大辠須大赦而後得葬杜預謂赦不為文姜趙匡亦云赦自赦葬自葬也孔穎達謂文姜以去年七月甍至十一月當葬冐為至今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明當時有事須赦解之莫知其故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跌過度大省者何眚作省公羊災省也子卯日為省日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恐懼又聞災自省大自省敕故曰災省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時有文姜喪忌本忌吉事不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不與念母而識忌省者既不能絕文姜又不能盡子道兩失之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肆失也失猶跌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災謂辠惡紀治理也有辠當治理失之者以文姜故為嫌天子之葬也文姜辠應誅絶誅絶之辠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嫌天子許之故先赦而後得葬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

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左傳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

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

歸僖公請而葬之元年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

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名而縊殺之主書者從内不絶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與弑焉貶據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婁不去姓貶必於重者

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

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内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文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也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

姬言非女也觀傳則經文子叔姬者後人因公穀二傳經文而改從之也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而言子者遠别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十七

公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十有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文公之母僖公之夫人）

左傳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宣公

八年夏六月（中有公子遂事及辛巳壬午兩日）戊子夫人嬴氏薨（兩傳作熊氏）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傳作頃熊）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定日下昃乃克葬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別日中昃者明見日乃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成公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五年來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襄公

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中有仲孫蔑會晉荀罃等於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生母定姒適母齊姜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越疆送葬非禮也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歟成夫人歟公穀二家惟信師傳不信國史故其繆若此何休不信左傳而以先甓為姑後甓為婦不滿一笑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甓公羊作弋氏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左傳四年秋定姒甓不殯於廟無櫬不虞櫬者親身棺即

椑也君即位而為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定姒乃妾也故生無櫬而子既為君則小君也故始議之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鄫世子巫亦莒之外孫與襄公同為甥出故知弋氏為莒女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

穆姜

左傳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故幽於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艮之隨五爻皆變惟第二爻不變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句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謂幽於東宮固猶幽也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左氏經作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或叫於宋太廟曰譆譆出出一作詘詘劉昌宗亦音出鳥

嗚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

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

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

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

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

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外夫人不書葬此

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昭公

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

君齊歸

左傳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胡女敬歸之娣齊歸襄公之妾昭公之母也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定公

十有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氏九月辛巳丁巳戊午皆在九月則九月不得有辛巳當在十月有日無月史闕文葬定姒穀梁作定弋

左傳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哀公

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公羊傳孟子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傳同范氏謂不書葬者隱公夫人從夫之讓昭公夫人諱同姓

二者不書葬餘皆書葬

春秋外諸侯書卒兼書葬外夫人之卒葬畧為惟內女書餘皆不書或云不弔喪故不卒不會葬故不葬非也天王賵仲子秦人襚成風內夫人之喪天王及秦人皆來弔矣而我大夫獨不弔外夫人之喪有是理乎天王使叔服會葬僖公又使名伯會葬成風一如會葬僖公之禮晉人亦會葬齊歸不書於策則凡內夫人之葬諸侯之大夫來會者皆不書也宋共夫人之葬我大夫叔

弓固往會之矣特以內女而書苟非內女則雖遣使會葬亦不書遂謂我大夫不會外夫人之葬其不然必也然則外諸侯之卒葬我大夫往則書不然則否俗儒之說亦豈可執以為例哉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陰德不修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書天王之崩葬而王后則闕焉故外諸

侯之卒葬皆書而闕外夫人此貴陽而賤陰之義見於易象與春秋者也外夫人不卒曷為獨卒齊王姬或曰其嫁也我主之故比之内女信乎抑否乎曰否王姬者平王之孫雅有賢德詩人歌之列於名南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序言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卒也特書於春秋以其賢也然則賢之曷為不葬禮有崇卑恩有隆殺外夫人不卒内女以恩而卒内女之賢而

有節者加隆焉而葬夫以王姬之貴而比之內女則已
卑故主王姬者必為之別築館而不列於羣公子之舍
雖以其賢而卒之然其恩已殺仍不葬以別於內女且
亍禮有崇卑恩有隆殺云爾書曰眚災肆赦春秋特書
肆大眚謂國有大災則為之肆赦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豈無肆赦舄為獨見於莊之二十二年之正月
又適當文姜之葬且以葬之月書於赦前而以葬之日
書於赦後牽連書之而不分為兩事哉牽連書之不分

為兩事者如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卒之日加於災上者見以災之日而卒猶以葬之日次於赦後者見以赦之後而葬故遲至七月而後葬此魯人之志也文姜之辠大於哀姜等於唐之韋后韋后殺中宗其死不旋踵而文姜獨安然為國母二十餘年又肆意遊敖全無顧忌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其死也春秋之所不葬特以莊公之母赴同祔姑不得不書其葬然不異其文則春秋命德討辠之義不明故先大

赦而後葬趙匡謂赦自赦葬自葬不相關也然則宋災宋伯姬卒亦災自災卒自卒乎如伯姬不以災而卒則文姜亦不以赦而葬矣杜預趙匡焉識春秋之義哉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姜者宣公之夫人成公之母也穆姜通於宣伯宣伯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及晉楚戰於鄢陵成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及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儆備設守

而後行及公會諸侯伐鄭姜又命公如初公仍申守而行歸自伐鄭遂刺公子偃而幽穆姜於東宮至襄九年薨在東宮十二年矣幽於成之十六年終以幽而死哀姜薨於夷春秋以實書穆姜薨於東宮春秋曷為不以實書穀梁謂婦人弗目弗目則讀春秋者莫知其以幽而死也豈穆姜雖失禮而幽成及襄所以事之者仍未失子道歟且穆姜亦自知其過乃曰我婦人而與於亂棄位而姣作而害身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蓋婦人之知

禮而失德者也雖以幽死絶無怨言由此觀之則子之防閑其母亦必有道矣苐莊公不敢以此行之於文姜者而成公獨敢毅然行之於穆姜故後之人或以成公為不仁而皆以莊公為不子我以為兩失之茍反其道則兩得之或曰成公未為失也如成公失子道春秋安得無貶辭哉春秋有兩定姒一襄公之母成公之妾一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皆謚為定如誠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則適母繫夫妾母繫子不應以定為謚或以為定

公夫人故繫夫之謚又昌為而不稱夫人乎襄公之母以子貴而妾母稱夫人哀公之母以子立未踰年故妾母去夫人之號其說近之然以妾而繫夫之謚則終不能無疑焉

莊公

二十有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是冬大無麥禾魯語稱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臧文仲請於莊公而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魯語臧文仲請告糴於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然則君不命而文仲請之故公羊有私行之說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

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隱六年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傳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昭二十五年傳夏會於黄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逸周書糴匡篇曰成年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為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有黍稷無稻粱）樂唯鐘鼓服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謂殺禮）樂無鐘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困綏無大荒有禱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春秋特書大無麥禾者大荒也年之上下豐盛為成中盛為儉薄祭為饑不祭為大荒春秋既書築郿復書告糴皆在於冬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

之歲故公穀二傳以為譏乃并其告糴而譏之過矣歲有三始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禾麥之始也大無麥禾三始喪矣故曰大荒河埮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戒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謂之豫戒魯本山諸侯之國也不思豫戒故困於大荒築郿之役方興而告糴之使旋出矣是時齊霸諸侯尤親於魯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糴賤乃以東之賤被西之貴則東西相被而遠近之準平齊

既以其法行之於國又何難以此行之於魯而以齊之賤被魯之貴乎且救災恤鄰亦齊桓之所以霸諸侯也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曷為告糴書而告饑不書春秋凡來告皆不書惟書其事而已書其事則來告可知故不書隱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衛人來告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辠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此天王之命也列國來告亂天王來告難皆不書則京師來告饑又焉得書

杜預乃云告饑不以王命故不書妄矣傳言京師非王命而何此不達春秋内外異辭之義而妄為之說也葢自内言之則曰告糴于齊自外言之則曰歸粟于蔡定五年之歸粟也蔡人來告糴可知春秋惟書歸而不書告猶莊二十八年之告糴也齊人來歸粟可知春秋惟書告而不書歸推此類而合觀之則春秋内外異辭之義燎如矣歸粟於蔡我歸之歟抑諸侯歸之歟諸侯歸之也諸侯歸之曷為不書周官大司徒之職大荒則令

邦國通財粟米謂之財而掌交之職掌邦國之通事通事者非徒朝聘會盟之事而邦國之通財亦掌焉通事猶聯事太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聯事者謂通財之事凡邦國皆有聯歸粟者通事也亦聯事也言非一國總衆國之辭故春秋直書歸粟而不言其人如獨我歸之則當書其大夫歸粟於𦤎則諸侯歸之盍信昭二十五年黄父之會諸侯之大夫輸粟於周春秋書歸粟於蔡曷為不書輸粟於京師春秋之義志其大不志其細

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春秋九貢不行久矣凡邦國之貢小國貢輕大國貢重必足其國之經用乃貢其餘經用者禮俗喪紀祭祀之用若漢度支經用其餘者入天子若漢司農穀也春秋諸侯全食其土不貢其餘以故京師告饑諸侯輸粟名為同恤王室實有名而無情焉足書於策哉然則歸粟於蔡何以書小行人之職國有凶荒則賙委之國有師役則槁禬之槁與犒通蔡有凶荒師役而諸侯同賙委而犒禬之以周急而矜無資

義也故特書歸粟於蔡而不書輸粟於京師所謂志其大不志其細者以此

春秋說卷十二